

天池幻想曲



天 池 幻 想 曲

鄂 华 等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63·长春

內 容 簡 介

这本散文集，收入十四篇作品。有游记，抒情散文，人物特写，知识小品等。其中，大部分描绘了吉林省的风貌景物，抒发了对祖国美丽山川的豪壮之情。作品风格多样，格调清新，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。

天 池 幻 想 曲

鄂 华等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长春市北京大街）

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00×1000 1/32 统一书号：10091·489

印张：5 1/2 字数：72千字

印数：1—18,000册

1963年2月第一版

1963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价(5)：三角五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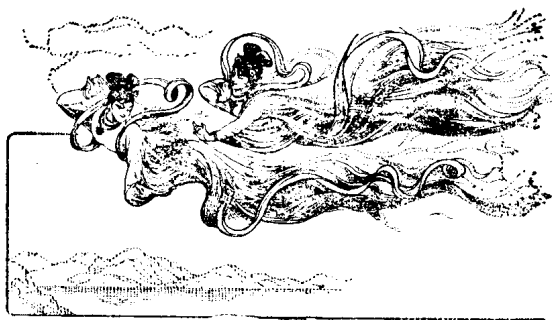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設計：馬騰驥

統一書號：10081·489

定 价：三 角 五 分

目 次

天池幻想曲	鄂 华 (1)
长白十七峰	陶 怡 (39)
白山紅翠蓮	馬 犁 (51)
花山河畔蛤蟆肥	卓 昕 (60)
閑話人參	莫 华 (69)
琴弦，在輕輕抖动	关万簡 (74)
云雀	牧 笛 (84)
从延安开始	胡 苏 (91)
春风桃李	馬 犁 (108)
幸福的儿女	欧阳上加 (125)
桥头相会	郑 达 (130)
訪彼桂花散記	蔡行远 (137)
春天的声音	呂日生 (155)
长春夜灯	紀 闢 (166)



天池幻想曲

鄂 华

没有一个美的女儿
富于魅力，象你这样。
对于我，你甜蜜的声音
有如音乐飘浮水上。
仿佛那声音扣住了

沉醉的浪花，
波濤靜止了，
和煦的风也輕輕入夢。

—— 拜伦：樂章

我承認，去年夏天在長白山的旅行，的確是一次十分美麗而詭異的經歷。

此時此際，當我提起筆來，一支美妙的旋律立刻在我耳邊升起，帶着全部魅人的和弦，敲扣着我的心扉。這是一支奇瑰的幻想曲，帶給我的，不是“田園交響樂”①牧歌似的寧靜；不是“荒山之夜”②狂歡般的激情；却彷彿是“森林神的下午”③序曲中，那倏忽變化的光與影造成的不可捉摸的意境。

縹緲的交響的音詩，擾人的困惑的精灵，那麼難以捕捉，又那麼動人心弦。

美麗的瑰奇的回憶，是幻想？是現實？是夢？是真？還只不過是我們生活中一段幽默的離奇的插曲？

这次难忘的旅行，是由剧作家老郑发起的。同去的有文艺界的一些朋友們。汽車从明月沟出发，一直奔驰在曲折的山路上。从前窗望出去，公路象一条白色的长蛇，蜿蜒爬行在群山丛中。有时公路穿入了茂密的林莽，时当盛夏，林木生长得特別蓊森，汽車行走在里面，宛如走进了一座色彩斑駁的天蓬。扑鼻而来的是一股沁入肺腑的潮湿的清馨。道上鋪着厚厚的一层針叶，車身柔和地摆动著，車上的人仿佛是搖蕩在一个綠色的梦里。

“长白山！”誰的声音？那么輕，仿佛只是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声，而全車的人都被惊动了。原来汽車正穿出一座山口，从那空闊的方向望出去，在遙远遙远的西南天际，一座巍峨的雪峰，若隱若显地在乳白色的云雾中出現。从第一分鐘起，它就以它巨大的庄严的存在震摄住了每个人的心。整座雪峰好象一朵閃閃发光的雪蓮，不需要任何贊美的裝飾，它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个最完美的奇迹。一当我看到它，立刻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滌蕩着我的心胸，使我想到了童話里的魔山，

想到了那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。

剧作家老郑坐在我的身边，从他的眼里，我也看到了同样的迷醉。我禁不住問他：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他眼睛沒有离开那閃光的雪峰，沉思地回答我：

“我想到了亿万年时光的流駛，想到了伟大与永恒。对于我，他的白头是明睿与智慧的象征，他是时间的老人；是历史的活生生的存在；是过去、現在与未来的見証。几千年来人民的苦难，使他斑白了头发。每当我望着他，仿佛祖国整个的河山在向我講話：叫我为她光荣的过去驕傲，为她幸福的今天自豪。”

他的話的确具有雄辯的力量，然而却没有唤起我心头的共鳴。

“不，我想到的不是老人，老对于她永远是不相宜的。每当我看到她，我的心就向往着光明，渴慕着青春。对于我，她更象是一位絕世容华的少女，雪峰是她头上的銀冠，云雾是她身上的輕紗，她永远是那么害羞，不肯輕易将她的容顏显

示給世人。冰晶玉洁、恒古不变，正是她爱情的坚貞。她是四千万东北人民心头的驕傲，也是他們忠实性格的象征。在过去艰难的岁月里，抗联战士曾經用她来代表革命的忠誠坚定；在今天幸福的生活里，朝鮮少女用她来代表爱情的終始不渝。”

正在我們談話的时候，纏繞在峰頂的变幻莫测的云雾突然散开了，耀眼的雪峰，洁白中閃着青冷的光，輪廓清晰地落在蔚藍的天空背景上，象一尊金剛石鑄成的金字塔，愈加显得无限的純洁、悠远、高貴。車里的笑語喧嘩都靜息了下来，在这崇高的完美面前，一切語言都成了褻瀆，人們只能用沉默来領受，来礼贊。

这魅人的景象仅仅只存在了短短的一刹那，須臾，云雾重新合攏来，遮住了山头。

这瞬时的风云变幻，仿佛是自然为了偏袒我而故意安排出来的。看来在我与老郑的这场辯論中，自然本身是站在我这一边的。于是我抓住了机会对老郑打趣地說：

“忽阴忽晴，难道也是一个有着偌大年岁的

白发老头儿的脾气？不，这完全是一个宜娇宜嗔的少女。”

“不，你不能否認照样也有性情乖僻的老人！”老郑立刻反駁說。看来，这是一场永远也不会有結果的辯論。

傍晚，汽車將我們送到了天池招待所的木屋前面。然而我們並沒有住在招待所里，却在不远的苔地上自己扎下了营帳。一者因為我們來的人多一些；二者这样住也別有一番特殊的风味。

“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”天池果然是多娇之地，每年不知吸引了多少著名的艺术家来此游历探胜。仅仅就在十几天以前，老国画家傅抱石、关山月刚刚离开这里，接踵而来的是摄影家吳寅伯、蔣齐生、黄翔。可惜我們来得晚了一些，沒有能赶上諸君子的盛会，心头未免有些遺憾。

我和老郑住在一个帳蓬里。当晚，大家旅途上都有一些疲累，而且还打算第二天一清早爬上山頂，在日出时观看天池的奇景，因此都早早地

安憩了。我們还是第一次領略这高山露營的滋味，身下鋪着的是又松又軟的青苔；耳边传来松涛的吟嘯和瀑布的轟鳴；从帳蓬的縫隙望出去，三三两两的星光在眨眼，也分不清是天上的星星，还是其它帳蓬里的灯火？此情此景，宛若是置身在天上的仙境。朦朧中，也分不清是梦是真，耳边传来了一陣悠揚的絲弦声。难道真是天上的仙乐？在靜夜里显得分外柔美，分外幽远，一直將我們送入了甜蜜的睡乡。

第二天，向同行的人問起，才明白了昨夜里乐声的来历。原来是歌舞剧院的演員們比我們先一天来到了山上，她們要在这里排演一个新的关于天池的神話歌舞剧。然而在这样幽清的隔絕尘寰的高山頂上，即使有人告訴我昨夜听到的真是天上的仙乐，我也不会感到絲毫的奇怪。

清晨起来，走出帳蓬一看，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雾气。近处的帳蓬，远处的树木，都影影綽綽地沉浸在雾里。看来我們一直耽心的事終於发生了：上山后的第一天就碰上了阴天。我們早就听說過：长白山頂几乎終年都籠罩在云雾里，一

年中只有夏季很少的几天能够看到太阳。也只有在这几天里，天池才会显出她那人間罕見的絕色。許多上山來的人常常都是乘興而來，敗興而歸。仿佛是忌妬的大自然故意用雲霧的面紗來遮蓋住天池的容光，不肯輕易讓凡人窺見。

正當濃霧使得我們心灰意懶的時刻，帶領我們上天池的老嚮導來了。這是一位終身生活在長白山上的老獵人。看見我們郁悶不樂的臉色，老嚮導笑了：

“山上的天氣，說陰就陰，說晴就晴。咱們還是先上山去。雖然眼前的霧這樣重，說不定一會兒太陽就出來了。要是等太陽出來了才動身，上山就不趕趟了。”

老嚮導的話使我們重新振奮了起來。因為這是上山后的第一個早晨，大家的興致都特別高，聽說還可能看到日出，不約而同地都願意上山去。儘管霧氣那麼重，也沒有一個人留下來。老嚮導在前面帶路，大伙三三兩兩地跟在后邊，一同向天池進發了。

攀上了二十里曲折的山路；穿越了低矮的岳

樺和山茶林；踏過了高山草原地帶石花、杜香、馬蘭的五彩織錦；我們終於來到了長白山的絕頂。濃霧果然消散了許多，長白十六峰都各各顯出了自己矯健的身姿。從我們站立的地方望去，左面是一隻孤獨的鷹隼，高傲的頭顱舉向蒼空，仿佛就要振翅飛去；右面是一片五彩的紫霞，似動非動、若即若離，仿佛就要隨著浮動的輕霧一同飄向遠方。從這栩栩欲動的孤隼紫霞兩峰中間望出去，明鏡一般的天池靜靜地躺在我們的面前。這奇異的動態與靜態，組成了宇宙間最完美的諧和。剛剛想要跟隨著奇峰凌空飛去的心，剎那間又沉入了極度的寧靜。

靜，絕對的靜，心靈的湖面泛不起半點漣漪。天池池水瑩澈見底，山峰，巉岩，各各留下了自己的倒影，清晰得如同它們是生長在水底。湖畔四周也是那樣的安靜，白沙沙的火山漿沫石，蓋住了一切生命的迹象，仿佛人世的紛擾從來就沒有驚動過這兒永恒的夢境。恍然間，童話里的世界浮現在我眼前，我仿佛是來到了一塊受魔法禁制的地方，一個被噩夢統治的王國。在這兒，生

命停止了一切活动，連湖心里也找不到一根水草，一只小虫。被魔王禁制的應該是美丽的天池仙女，你看她云髻半偏，星眼困倦，靜息不动的胸膛已經使你察覺不出她的呼吸。如果不是那晶瑩的明眸說明智慧的光还不曾在她眼里熄灭；那炙热的溫泉說明生命的火还燃烧在她心中，你几乎会疑心她已經成为了死神的俘虏。护守在她身边的十六位武士，也和她一同走入了永恒的高山的梦境。鷹隼在振翅欲飞的刹那，被魔法僵住了翅膀；紫云在飄离崖畔的瞬間，变成了冰冷的石头。

然而魔法并不能夺去湖女的美丽，反而給她的美罩上了一重冰冷的神秘的光輝。即使在沒有阳光的時刻里，她也是那样懾迷人心。

她不是南国热情奔放的女儿，她有着一颗炎夏的心，却生成一副寒霜的面。七分娇美，三分傲慢，造就了她十分的魅力。我未曾見過她阳光中的姿容，然而眼前的天池，我已經叹为絕色。我很难想象出世上还能有凌駕于她的美。从同伴們的眼中，我也看到了相同的傾倒与迷醉。

不知不覺間，我們的心仿佛也跟隨着湖女和

武士走入了魔法的禁制里，沉浸在眼前浩漫无边的冰冷的寂静中。正在这时候，一支奇妙的歌声突然从湖上兴起，象一股生命的泉水注入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。刹那间，只觉得整片的湖，整座的山，整个的宇宙，都应和着奇妙的乐音震颤起来。这是一支浏亮婉转的歌曲，歌词还听不清楚，然而歌声里充满了幸福的激情，那么欢乐！那么畅美！是在热烈地礼赞着生命，礼赞着春天。我们从眼前的梦魇中惊醒，心灵张开了希望的银帆，迎着歌声狂喜地飞去。

终于，歌词被我们听清楚了：

“春风杨柳万千条，
六亿神州尽舜尧。
……”

原来是歌舞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在歌唱毛主席的《送瘟神》。果然是春风吹开了湖上亿万年死亡的禁制，湖面舒展开来了，化成一个一个迷人的笑靥。不知是因为巧合？还是奇异的歌声的力量？

縈繞在山頂的云雾完全散开了，瓦藍的天空显露了出来，朝阳的万道金輝如瀑布一般傾泻在湖上。刹那间，歌声、阳光、蓝天、高山的风，一齐涌向了我們的心头。已經辨不清究竟是何者的魔力，只觉得心在狂喜，在跳蕩，整个地被欢乐的浪潮所淹沒。这时再看湖面，竟魔幻般地呈現出了絢烂的七彩的顏色。仿佛是歌声里不同的音符撒落在湖面，化成了不同的色彩，孔雀藍、琉璃碧、翡翠綠、瑪瑙赤、葡萄紫……随着阳光的波动，色彩也愈来愈离奇，愈来愈煊灿，两只眼睛都有一些应接不过来了。如果不是此情此景就在眼前，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世界上竟会有着这样一座七彩的湖。

晃眼間，也許是眼花了，环湖站列的十六位勇士都活了过来。孤隼展开了翅膀，正在冲天飞起；紫云离开了崖畔，輕輕向湖心飄蕩。湖女从亿万年的沉睡中甦醒，笑容好象桃花，在她凜若冰霜的脸上漸漸地綻开，說不尽的千种柔情，万般娇态。我第一次窺見了天池嫵媚的一面，果然是人間的絕色。我們每个人都如痴如醉，沉浸在